



草木

退隐的皂荚树

程耀恺

听说红星路中段一条巷子里，曾经有过一株高大的皂荚树，如今已不知所终。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合肥周边寻找皂荚树，却只发现大蜀山上那一棵，也算是硕果仅存吧。皂荚是我们这一代人回首往昔的一个小小亮点，上世纪四、五十年代，皂荚作为天然“洗涤剂”，在菜场或杂货店里，还可以随时买到。五、六只皂荚，捆成一把，买了回来，用时取一两只，以斧头背敲碎，放到温水里，浸泡半个时辰，便可用来洗衣服洗被子了。

皂荚树很高，很威武。在江淮间，皂荚树5月开花，然而隔上两三个月，才看到枝头上挂出荚果，荚果跟刀豆差不多，通常比刀豆略长些，入秋之后，荚果成熟，将弯刀绑到竹竿的一端，取下皂荚，晾干，或用或卖，大致如此。我1960年到合肥上大学，母亲还在我的行囊里，放了一小捆皂荚，被北方的同学取笑：那么喜欢干刀豆呀，带它来上学，好吃吧？

成熟的皂荚当然不好吃，却因含三萜皂甙，历来的中医，拿它作祛风痰、除湿毒、杀虫之用。《湖南志》则介绍：“无论诸恶疮，但以皂角末醋调敷，即愈。”《本草纲目》将皂荚树分为猪牙皂与肥皂荚，说前者“树高大，叶如槐叶，瘦长而尖，树间多刺。夏开细黄花。其实有三种：一种小如猪牙；一种长而肥厚，多脂而粘；一种长而瘦薄，枯燥不粘。”而后者则“生高山中，其树高大，叶如檀叶。五六月开白花，结荚长三四寸，状如云实之荚，而肥厚多肉。内有黑子数粒，大如指头，不正圆，其色如漆而甚坚，中有仁如栗，煨熟可食。”

皂荚树分布甚广，鲁迅先生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一文中介绍他家的后园之时，特意荡开一笔：“碧绿的菜畦，光滑的石井栏，高大的皂荚树，紫红的桑椹……”在绍兴，周家是大户人家，为了天然洗涤剂的恒

定提供，一棵皂荚树自然是必备之物。在江南，不说家家皂荚，起码一个村庄，是少不了一棵皂荚树的。皂荚树的数量，若与滇南相比，江南又是小巫见大巫了，滇南皂荚树至多，角长尺余，秋时悬垂树末，如结组纒。而远在黄河之北的运城万荣县李家大院，竟有一棵高大的皂荚树，亭亭如盖，被视为神木，枝头挂满了红色的祈愿带。

《救荒本草》称皂荚：嫩芽可熟食，子去皮糖渍之，亦可食。在旧时，皂荚除了用来洗涤衣被，还被用来作除秽的香料。据说这事始于宋代的佚名著作《五国故事》：“蜀王衍好烧沉檀兰麝之类，芬馥氤氲，昼夜不息。即而厌之，乃取皂角烧之，则以皂角为香者，盖始于蜀。”滇因盛产皂荚，亦染其俗，每塑庙像将成，必焚皂荚以除秽。岁首亦或蒸于门外，或有除旧迎新的意思在里面吧。

肥皂(s soap)初入中土，叫胰子，因为猪的胰脏，具有去污功能，也算是一种借代。“五四”到民初，“胰子”总以新潮的面孔出现在小说的情节中。后来“肥皂”逐渐取代了“胰子”。现在若求网购“胰子”，定然让卖家坠入五里雾中。自从“肥皂”替代皂荚之名与功能，皂荚树便渐渐退隐到历史的深处了，以致在合肥，想一睹皂荚树的芳容，非得登大蜀山不可。

记忆

身口如一的班主任

赵柒斤

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，陪伴了我们三年的班主任老师因患癌症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离开中学快20年了，高中同班同学只要碰面，总会有意或无意提起这位英年早逝的班主任。主要原因还是全班同学都很喜欢他，可以说，高中班主任奠定了全班80%以上同学的风格。

却说那年9月初的一天上午，一个理着短发、穿着白的“的确良”长袖衬衫、身材细长消瘦、怀里夹着两本书和一个粉笔盒的中年男子往讲台一站，就翻开点名簿直接“点兵点将”。下面的学生“到”一声，他就抬头扫一眼，然后根据同学们个头的高矮重新“排兵布阵”（调换座位）。末了，他才作自我介绍，称自己是班主任，上的第一堂课是“排列组合”，所以很有必要对全班同学重新“排列组合”。第一堂课就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还不是这些，而是班主任宣称自己除了教数学，他重点“研究”围棋和花草。后来，我们才知道，正因他喜欢搞一些“歪门邪道”，他在校领导那儿并不受待见。然而，他总以一副我边缘了我怕谁的姿态出现在同学们眼前。不过，他那份落拓劲，挺招同学们待见。

在那个“官二代”“富二代”还没有出现的年代，我们班差不多没有“富同学”，几个山里学生的100块钱的学杂费还是分期付款的。于是，班主任跟“钱”较上了劲。学校四周那些高大树木的树杈、食堂边水塘的茭白等便成了班主任眼中的“第一笔班费”。说干就干！一个周五下午的劳动课连同体育课，班主任将男女同学分了工后，就带头冲进齐腰深的水塘掰起了茭白，一时间同学们便忙得不亦乐乎，会爬树的同学脚劲“砍”树杈、女同学在树下捡并拢堆、男同学就往学校食堂运，而像我这样的小男生则跟着班主任掰茭白。活动结束，我们掰的茭白和树杈就被班主任全部按市场价卖给了学校食堂。100多分钟时间同学们就净挣了400多块钱——全校哗然，领导铁青了脸，而班主任淡定得眼都没眨一下。俗话说，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。这话搁在班主任搞班费这事上还真恰如其分。从高一到高三，我们班费除了资助几位交学费有困难的同学外，每年都订阅了数种报刊，还搞全班同学大聚会。

至于学习方面，班主任从不因他教数学就要求我们对数学上心用劲。更“出格”的还有，他对我们课外阅读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的武打小说往往“睁一眼，闭一眼”。尽管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名言：“开谈不讲金梁古，纵读诗书也枉然”，但不包含学生。有了班主任的“默许”，全班60名同学才有机会看过不折不扣的没有删节的“神雕侠侣”“陆小凤”。这也很重要啊，不至于出来一群“岳不群”似的满嘴仁义道德、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。

班主任虽是南方人，骨子里似乎却流淌着北方人的豪爽，他讲究的是古道热肠、义薄云天。就像《水浒传》里唱的一样：“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你有我有全都有。”那时候，师母还是小学代课老师，两个孩子也在上学，他家差不多到了两袖清风的程度，可照旧请一些农村的同学上他家吃饭，素多荤少，吃的是心意和关怀。记得我刚到学校时，班主任一再叮嘱我们男同学校内校外都不要惹祸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、亦龙亦虫。可班上一旦有同学在外被人欺负，他往往最先撸胳膊挽袖子冲上去。记得高一第一学期，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把我班里3个在食堂打饭的同学给打了，班主任了解情况后就直接去了打人学生的教室，狠狠地扇了他身材还高的学生几大巴掌。结果惹得那个班的班主任很不愉快……

高中班主任身上让全班同学难以忘记的东西还有很多。不过，我始终觉得培养教育过自己的班主任中，无论是健在的还是仙逝的，高中班主任称得上是一位“身口如一、至情至性”的“真人”。



古老的浦溪河

崔志强

这是一条古老的河，从史前流来，从黄山之巅和北海诸峰流来。流过青龙潭，流过芙蓉岭，流过小城诸多村落，然后汇入万顷碧波的太平湖，在那里雍容波荡，在那里海纳百川。这条古老的河叫浦溪河，不知诞生于何时，只在它的两岸挖掘出许多历史文物，从新石器时期、商周时期直至秦汉六朝，诸多闪烁人类历史光泽的陶片、玉器、石器横空出世，让人叹为观止。这是一条厚重的河，一条源远流长的河，许多历史故事藏在它的涟漪里。



我栖身的村庄叫十字畈村，依河而生，一座同样古老但又年轻的村庄。古老是因为它和浦溪河一同长大，共同翻阅历史沧桑；年轻是因为它现在日益焕发新颜，涂抹当代画幅。浦溪河是我的生命之河，不仅予我生命之水，还陪同我一同长大，见证了我童年、少年的每一步，那些黑白镜头，仍藏在它的波纹里。古老的浦溪河，给了年幼的我多少庇佑。

浦溪河虽不宏，没有大江大河的烟波浩渺，但它的子民却繁衍不息，距今逾千年了。距河畔不远的蒋家山遗址，是皖南地区最大一座新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，被考古界誉为“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点”，据算距今有4500年至6000年历史了。五六千年，多少物事湮灭，但浦溪河仍在潺潺流淌。浦溪河一生演绎了多少水乡之景，涂抹了多少幅水乡风光图。早晨，雾气浓妆淡抹，村民到河里汲水，木桶撞击洗衣石的声音如露珠一样在水面滚

落，渔民荡着小划子的身影如水墨画的疏淡笔墨，这里皱一下，那里点一下，木槳击水的声音则如晨歌，和木桶的碰撞声相唱和。当阳光如胭脂擦去晨雾，古老的捣衣声开始铺排，鸭鹅也开始登场，简直是水乡合唱了。

傍晚是另一番情景，劳作归来的村民开始“濯我足”，开始“濯我纓”，女人清洗陶罐，男人清洗犁铧，浦溪河上演一日最后的盛典。夜晚人静了，河水声开始漂浮起来，如雾漫过河堤，淹没道路，淹没村庄，人们和村庄在河水声的抚慰下安然入梦。浦溪河是一条绿色走廊，高大的树木铺排天空，让古老的浦溪河年轻又美丽。小时我常从这棵树攀到那棵树，而不落地，因为树枝交错，树木绵延。茂密的树木让浦溪河不涸不竭，简直是它的守护神，而村民则是树木的守护神，河、树、人都绵延不绝。浦溪河仍在我家门前潺潺流过，清亮流过，流向远方，流向未来，成为时间的画幅！

山水